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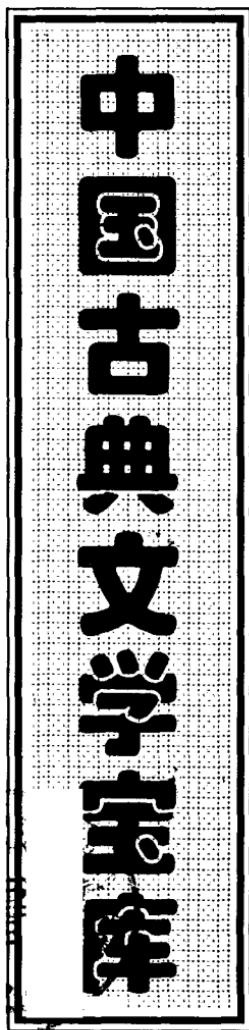
名著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第七十七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七十七辑目录

三国演义·下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411)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418)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425)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433)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440)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448)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455)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462)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469)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476)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483)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	(490)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496)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503)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509)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514)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521)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527)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532)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538)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544)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550)
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556)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564)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遭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571)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578)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585)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593)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599)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607)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616)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623)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630)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637)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645)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653)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659)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665)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672)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680)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687)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694)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太原诸葛禳星	(703)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711)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717)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724)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731)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739)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	(744)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750)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亮义讨司马昭	(756)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762)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𬘭	
	姜维斗阵破邓艾	(767)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773)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779)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784)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790)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796)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802)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809)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却说庞统、法正二人，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说之，玄德只是不从；次日，复与刘璋宴于城中，彼此细叙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庞统与法正商议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剑，乘势杀刘璋。延遂拔剑进曰：“筵间无以为乐，愿舞剑为戏。”庞统便唤众武士人，列于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筵前，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视堂上，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舞剑必须有对，某愿与魏将军同舞。”二人对舞于筵前。魏延目视刘封，封亦拔剑助舞。于是刘璿、泠苞、邓贤各掣剑出曰：“我等当群舞，以助一笑。”玄德大惊，急掣左右所佩之剑，立于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饮，并无疑忌。又非‘鸿门会’上，何用舞剑？不弃剑者立斩？”刘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带刀？”命侍卫者尽去佩剑。众皆纷然下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以酒赐之，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并无二心。汝等勿疑。”诸将皆拜谢。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欢饮至晚而散。玄德归寨，责庞统曰：“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今后断勿为此。”统嗟叹而退。

却说刘璋归寨，刘璿等曰：“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后患。”刘璋曰：“吾兄刘玄德，非比他人。”众将曰：“虽玄德无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以图富贵。”璋曰：“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遂不听，日与玄德欢叙。

忽报张鲁整顿兵马，将犯葭萌关。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领诺，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

守各处关隘，以防玄德兵变。璋初时不从，后因众人苦劝，乃令白水都督杨怀、高沛二人，守把涪水关。刘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关，严禁军士，广施恩惠，以收民心。

早有细作报入东吴。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顾雍进曰：“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未易往还。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机会也。”权曰：“此计大妙。”正商议间，忽屏风后一大人喝而出曰：“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众惊视之，乃吴国太也。国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与刘备。今若动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孙权曰：“汝掌父兄之业，坐领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孙权喏喏连声，答曰：“老母之训，岂敢有违。”遂叱退众官。国太恨恨而入。

孙权立于轩下，自思：“此机会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沉吟间，只见张昭入问曰：“主公有何忧疑？”孙权曰：“正思适间之事。”张昭曰：“此极易也：今差心腹将一人，只带五百军，潜入荆州，下一封密书与郡主，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女，取郡主星夜回东吴。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带来。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动兵，更有何碍？”权曰：“此计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胆量。自幼穿房入户，多随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扮为商人，分作五船。更诈修国书，以备盘诘；船内暗藏兵器。周善领命，取荆州水路而来。

船泊江边，善自入荆州，令门吏报孙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书。夫人见说国太病危，洒泪动问。周善拜诉曰：“国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迟，恐不能相见，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远山，我今欲回，须使人知会军师，方可以行。”周善曰：“若军师回言道：‘须报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辞而去，恐有

阻挡。”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备下船只。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随行带三十余人，各跨刀剑，上马离荆州城，便来江边上船。府中人欲报时，孙夫人已到沙头镇，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开船，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开船，容与夫人饯行！”视之，乃赵云也——原来赵云巡哨方回，听得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只带四五骑，旋风般沿江赶来。周善手执长戈，大喝曰：“汝何人，敢当主母！”叱令军士一齐开船，各将军器出来，摆列在船上。风顺水急，船皆随流而去。赵云沿江赶叫：“任从夫人去，只有一句话拜禀。”周善不睬，只催船速进。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赵云弃马执枪，跳上渔船。只两人驾船前来，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周善教军士放箭。赵云以枪拨之，箭皆纷纷落水。离大船悬隔丈余，吴兵用枪乱刺。赵云弃枪在小船上，掣所佩青虹剑在手，分开枪搠，望吴船涌身一跳，早登大船。吴兵尽皆惊倒。赵云入舱中，只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喝赵云曰：“何故无礼！”云插剑声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军师知会？”夫人曰：“我母亲病在危笃，无暇报知。”云曰：“主母探病，何故带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无人看觑。”云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这点骨血。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云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辄入船中，必有反意！”云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纵然万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赵云推倒；就怀中夺了阿斗，抱出船头上。欲要傍岸，又无帮手；欲要行凶，又恐碍于道理；进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夺阿斗，赵云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剑，人不敢近。周善在后梢挟住舵，只顾放船下水。风顺水急，望中流而去。赵云孤掌难鸣，只护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

正在危急，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使出十余只船来，船上磨旗擂鼓。赵云自思：“今番中了东吴之计！”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手执长矛，高声大叫：“嫂嫂留下侄儿去！”——原来张飞巡哨，听得这个消息，急来油江夹口，正撞着吴船，急忙截住，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周善见张飞上船，提刀来迎，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提头掷于孙夫人前。夫人大惊曰：“叔叔何故无礼？”张飞曰：“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私自归家，这便无礼！”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报，须误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愿投江而死！”张飞与赵云商议：“若逼死夫人，非为臣下之道。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乃谓夫人曰：“俺哥哥大汉皇叔，也不辱没嫂嫂。今日相别，若思哥哥恩义，早早回来。”说罢，抱了阿斗，自与赵云回船，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后人有诗赞子龙曰：

昔年救主在当阳，今日飞身向大江。
船上吴兵皆胆裂，子龙英勇世无双。

又有诗赞翼德曰：

长坂桥边怒飞腾，一声虎啸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应传万载名。

二人欢喜回船，行不数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见阿斗已夺回，大喜。三人并马而归。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报知玄德。

却说孙夫人回吴，具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咱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吕蒙进曰：“曹操兵来，可

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诸将皆曰：“上岸击贼，跣足入船，何用筑城？”蒙曰：“兵有利钝，战无必胜。如猝然遇敌，步骑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权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明之见甚远。”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晓夜并工，刻期告竣。

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长史董昭进曰：“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沐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你道哪九锡？

一，车马 大辂、戎辂各一。大辂，金车也。戎辂，兵车也。玄牡二驷，黄马八匹。

二，衣服 裳冕之服，赤舄副焉。裳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

三，乐悬 王者之乐也。

四，朱户 居以朱户，红门也。

五，纳陛 纳陛以登。陛，阶也。

六，虎贲 虎贲人，三百人。守门之军也。

七，铁钺 铁、钺各一。铁，即斧也。钺，斧属。

八，弓矢 形弓一，形矢百。形，赤色也。骍弓，十，骍矢千。骍，黑色也。

九，秬鬯圭瓒 秢鬯一卣，黑黍也。鬯，香酒，瓒副焉。卣，中樽也。圭瓒，

灌地以求神于阴。卣，宗庙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闻言，勃然变色。董昭曰：“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加九锡。荀彧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操闻，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或会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岁。后人有诗叹曰：

文若才华天下闻，可怜失足在权门。

后人休把留侯比，临没无颜见汉君。

其子荀恽，发哀书报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谥曰敬侯。

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哨至江边。回报云：“遥望沿江一带，旗幡无数，不知兵聚何处。”操放心不下，自领兵前进，就濡须口排开军阵。操领百余人上山坡，遥望战船，各分队伍，依次摆列。旗分五色，兵器鲜明。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着孙权；左右文武侍立两边。操以鞭指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忽一声响动，南船一齐飞奔过来。濡须坞内又一军出，冲动曹兵。曹操军马退后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为首马上一人，碧眼紫髯。——众人认得正是孙权。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操大惊，急回马时，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两骑马直冲将上来。操背后许褚纵马舞马，敌住二将，曹操得脱归寨。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赏许褚，责骂众将：“临敌先退，挫吾锐气！后若如此，尽皆斩首！”是夜二更时分，忽寨外喊声大震。操急上马，见四下里火起，却被吴兵劫入大寨。杀至天明，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操心中郁闷，闲看兵书。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岂不知‘兵贵神速’乎？丞相起兵，迁延日久；故孙权得以准备，夹濡须水口为坞，难于攻

击。不若且退兵还许都，别作良图。”操不应。

程昱出。操伏几而卧，忽闻潮声汹涌，如万马争奔之状。操急视之，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芒射目；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坠入寨前山中，其声如雷。猛然惊觉，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帐前军报道午时。曹操教备马，引五十余骑，径奔出寨，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正看之间，忽见一簇人马，当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视之，乃孙权也。权见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镇中原，富贵已极，何故贪心不足，又来侵我江南？”操答曰：“汝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诏，特来讨汝！”孙权笑曰：“此言岂不羞乎？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吾非不尊汉朝，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操大怒，叱诸将上山捉孙权。忽一声鼓响，山背后两彪军出：右边韩当、周泰，左边陈武、潘璋。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矢如雨发。操急引众将回走。背后四将赶来甚急。赶到半路，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救回曹操。吴兵齐奏凯歌，回濡须去了。操还营自思：“孙权非等闲人物。红日之应，久后必为帝王。”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东吴耻笑，进退未决。两边又相拒了月余，战了数场，互相胜负。直至来年正月，春雨连绵，水港皆满，军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异常，操心甚忧。当日正在寨中，与众谋士商议，或劝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回。操犹豫未定。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操启视之。书略曰：

孤与丞相，彼此皆汉朝臣宰。丞相不思报国安民，乃妄动干戈，残虐生灵，岂仁人之所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

书背后后又批两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毕，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自引大军回许昌。孙权亦收军回秣陵。

权与众将商议：“曹操虽然北去，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何不

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荆州？”张昭献计曰：“且未可动兵。某有一计，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谋壮志又图南
不知张昭说出甚计，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却说张昭献计曰：“且休要动兵。若一兴师，曹操必复至，不如修书二封：一封与刘璋，言刘备结连东吴，共取西川，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一封与张鲁，教进兵向荆州来，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我然后起兵取之，事可谐矣。”权从之，即发使二处去讫。

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书，知孙夫人已回东吴。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乃与庞统议曰：“曹操击孙权，操胜必将取荆州，权胜亦必将取荆州矣。为之奈何？”庞统曰：“主公勿忧。有孔明在彼，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只推：‘曹操攻击孙权，权求救于荆州。吾与孙权唇齿之邦，不容不相援。张鲁自守之贼，决不敢来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荆州，与孙权会同破曹操，奈兵少粮缺。望推同宗之谊，速发精后三、四万，行粮十万斛相助。请勿有误。’若得军马钱粮，却另作商议。”

玄德从之，遣人往成都。来到关前，杨怀、高沛闻知此事，遂教高沛守关，杨怀同使者入成都，见刘璋呈上书信。刘璋看毕，问杨怀为何亦同来。杨怀曰：“专为此书而来。刘备自从入川，广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军马钱粮，切不可与。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刘璋曰：“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岂可不助？”一人出曰：“刘备枭雄，久留于蜀而不遣，是纵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何异与虎添翼乎？”众视其人，乃零陵烝阳

人，姓刘，名巴，字子初。刘璋闻刘巴之言，犹豫未决。黄权又复苦谏。璋乃量拔老弱军四千，米一万斛，发书遣使报玄德。仍令杨怀、高沛紧守关隘。

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呈上回书。玄德大怒曰：“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毁回书，大骂而起。使者逃回成都。庞统曰：“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玄德曰：“如此，当若何？”庞统曰：“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玄德问：“那三条计？”统曰：“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为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若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军师上计太促，下计太缓，中计不迟不疾，可以行之。”于是发书致刘璋，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众将抵敌不住，吾当亲往拒之，不及面会，特书相辞。

书至成都，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乃修书一封，欲令人送与玄德。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松急藏书于袖中，与肃相陪说话。肃见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与肃共饮，献酬之间，忽落此书于地，被肃从人拾得。席散后，从人以书呈肃。肃开视之。书略曰：

松昨进言于皇叔，并无虚谬，何乃迟迟不发？逆取顺守，古人所责。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使松闻之，如有所失。书呈到日，疾速进兵。松当为内应，勿自误。

张肃见了，大惊曰：“吾弟作灭门之事，不可不首。”连夜将书见刘璋，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欲献西川。刘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后人

有诗叹曰：

一览无遗世所稀，谁知书信泄天机。

未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

刘璋既斩张松，聚集文武商议曰：“刘备欲夺吾基业，当如之何？”黄权曰：“事不宜迟。便可差人告报各处关隘，添兵把守，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璋从其言，星夜驰檄各关去讫。

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报上涪水关，请杨怀、高沛出关相别。杨、高二将闻报，商议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刃在身，就送行处刺之，以绝吾主之患。”杨怀曰：“此计大妙。”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出关送行，其余并留在关上。玄德大军尽发，前至涪水之上。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杨怀、高沛若欣然而来，可提防之；若彼不来，便起兵径取其关，不可迟缓。”正说间，忽起一阵旋风，把马前“帅”字旗吹倒。玄德问庞统曰：“此何兆也？”统曰：“此警报也。杨怀、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铠，自佩宝剑防备。人报杨、高二将前来送行。玄德令军马歇定。庞统分付魏延、黄忠：“但关上来的军士，不问多少，马步军兵一个也休放回。”二将得令而去。

却说杨怀、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带二百军兵，牵羊送酒，直至军前。见并无准备，心中暗喜，以为中计。入至帐下，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二将声喏曰：“闻皇叔远回，特具薄礼相送。”遂进酒劝玄德。玄德曰：“二将军守关不易，当先饮此杯。”二将饮酒毕。玄德曰：“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闲人退避。”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玄德叱曰：“左右与吾捉下二贼！”帐后刘封、关平应声而出。杨、高二人急待争斗，刘封、关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谋，离间亲情？”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统便喝斩二人。玄德还犹未决，统曰：“二人本意欲杀吾主，罪不容诛！”遂叱刀